原作者：JayPandacubs4 k% B1 z4 A' P2 A5 \1 L  
4 n3 |5 C# P( M$ y' J  
艾薇妮娅走下圆形的台阶，脚后跟踩在锃亮的橡木上发出咔哒的声音。紫色的墙壁上布满了错综复杂的金色蕾丝图案，声音回荡在地牢的下层。因为正值半夜，声音有可能会把囚犯们都吵醒，她身后的两个卫兵和戴着手铐的囚犯都一言不发，他们的脚步悄无声息。囚犯的嘴被堵住了，他以前的衣服被没收了。一个黑项圈像套索一样扼住了他的脖子。他的脖子上挂着铃铛，如果他试图逃跑，会让所有人察觉。铃铛的响声是黑暗楼梯间仅次于艾薇妮娅的脚步最响亮的声音。- I5 `& x" a" f  
  
“我希望你能习惯一个黑暗的房间。我知道你们人类不是很擅长做夜猫子。”艾薇妮娅对他骂道，但这时他已经习惯了忽略这些言语。精灵们对自己的优越感如此自信，以至于侮辱任何他们认为不如他们的人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有时他会想，它们是不是经常在梦中把人踩在泥土里。他确实曾经在精灵身上做过这些事情。  
  
她似乎对自己的侮辱被忽视无动于衷，继续自说自话：“好吧，我向你保证，这次环境会比过去好。我们已经确保住宿条件是舒适的。”她温柔地笑了笑，但他感觉到了她话语背后的尖锐。他们一处死他就会找新囚犯替代。他不怕死。作为一名军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当面对精灵帝国时，回家的希望也就渺茫了。然而，他希望在一场光荣的战斗中倒下，与他的兄弟们并肩作战，为他们的解放而战。然而，他们却在半夜遭到伏击。他和其他许多人都被捕了。当他们被带到这个监狱时，还有好几十个同伴。现在，他打赌他是最后一个活着的了。他没有看到他们处决其他人，但他能听到院子里传来的痛苦的尖叫声。他琢磨着他们会怎么做。很可能是某种魔法，一种能让人痛苦死亡的魔法。他暗自窃笑。愚蠢的自大精灵。他和他的兄弟们将永远在英灵殿里庆祝，喝酒，唱歌，和精灵的亡魂继续战斗。9 i; ^% |6 z1 E/ @; h# b$ ]\* z  
4 u3 ?5 F2 y9 F2 |6 K! s) ]  
然而，当他被带到新地方后，他感到了困惑。墙壁从紫色变成了粉红色，图案也变得奇怪起来。仿佛一个等待爱人拥抱的女人期待的内心，玫瑰、百合花和各种各样的花。地牢里可找不到这种东西。他的光脚碰到了什么柔软的东西，他看到地板上铺着深紫色的地毯。楼梯井里唯一的光源是断断续续挂在墙上的几支暗淡的蜡烛和艾薇妮娅手里拿着的灯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们可以认为这是姑娘的房间。他开始感到头昏眼花，而且不知为什么大脑感到一阵刺痛。  
, o2 \\* I. `7 y: \& v% x  W  
他被堵住了嘴，不能询问他们打算做什么。但他的怀疑慢慢变成了惊慌。! L8 i  z# k; \_: R6 v8 H' g1 c  
  
她注意到：“哦，你喜欢这里的装饰吗?我自己挑的。它非常……有效。”8 l' N8 Y6 y6 r/ Y- ]6 [  
  
有点不对劲。他们要把他带到这? 他们快到楼梯最下层了。他原以为囚犯们会大喊大叫，咒骂，哀号，什么都行。但迎接他们的只有沉默。9 @/ W+ V2 `2 o\* b8 A( [  M1 ]2 j  
/ D& S, [" \_7 K1 |  
到达底部后，他停下来，目瞪口呆。在他面前是一条走廊。两边都是嵌在墙上的一排排窗户。窗户上挂着不同颜色的窗帘，他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和牢房并不匹配，他以为自己被精灵的魔法转移了。窗户后面是一个少女的房间。床、梳妆台、椅子、桌子和其他一切似乎都是为一个小国最富有的贵妇人量身定做的。在餐桌旁，一位女士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她很漂亮，但她的脸上完全没有任何感情。她的裙子很合身，出奇地合身，他努力在她们的皮肤上找出任何不完美的地方。他看了看，发现走廊上的每扇窗户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房间的设计和里面女士们的外貌各不相同。卫兵把他向前推了推，他才勉强又开始往前走。大脑的刺痛变得更加明显，他感到越来越难以思考。在他察觉了这些情况的隐喻后，他的热血开始沸腾。精灵们在绑架少女!它们能多低劣? 他是一名军人，他知道参军的风险。但这些女士们什么也没做，他不会让精灵伤害她们。他决定等待合适的时机逃走。他的目光撇到了其中一个少女。过了一段时间后，他设法偷偷地把堵嘴的东西弄掉。悄悄地对她说“我会回来拯救你们的”。但她没有回应。6 s! o' n% I2 z% X  
  
  
他们在一扇不起眼的小门前停了下来。艾薇妮娅敲了两下，停了一下，又敲了一遍。过了一会儿，听到了开锁的声音，门被打开了。一个矮胖的男人把他们领了进去。3 s9 ?. \_0 u" E( {) L3 ~5 U7 a  
8 z; v0 Q" ~/ ]; Z% A+ y- N' Q' Z  P  
“啊，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呢。”男人哼了一声，咯咯地笑着，仿佛觉对自己的到来格外兴奋。士兵认出他是人类贵族。他咬紧牙关，越来越生气。贵族们密谋反对自己的国家，精灵们是同谋。他发誓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他们开始缓步进入房间。士兵意识到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扑向贵族手中的钥匙。抓住他，然后试图把两名警卫推到房间里。然后他打算把他们反锁在房间里面。但是当他的手碰到他们的皮袍子时，他发现他的手一动也动不了。  
\* t& x, b# R) |" Y: |+ {5 h( X2 A  
“什么……”" @7 C3 n, B+ E  S% ^) c  
  
在他们都处理好紧急发生的意外之后，他看他们都笑了：卫兵，贵族，包括艾薇妮娅。  
  
“天哪，天哪，我还以为你会有更聪明的举动呢。我想你不会是要他们把你抬出去吧?”她说话的方式有点诡异。  
  
“你说……是什么意思?”! l3 m6 v# {; t  
  
然后他看了看自己张开的双臂。但不像是他的手。它们小巧玲珑，娇小柔弱。他往后退了一步，但手臂也跟着动了起来。他摇了摇双手，看到它们照他的意思动了。其他人都笑个不停。他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发现自己比原来矮了一个头不止。他的身体变得瘦削苍白，而他的胸膛……那是……乳房吗?他突然感到光滑如丝的头发落在他的肩膀上。他那仅存的小弟弟几乎已经消失了，不断萎缩，直到完全消失，这给她带来了眩晕的感觉。她倒在地上，有一种想吐的冲动。但就在她期待吐出来的时候，它突然像一块石头一样掉回了她的胃里。  
  
“你对我——我——做了什么?”她低声说着，现在才注意到她的声音是女性的高亢语调。艾薇妮娅暂时止住了她的咯咯笑声。  
) e( T& D9 }: h\* T  
“亲爱的，帝国绝不会浪费贵重物品。我们的朋友同意协助我们的正义事业，作为交换，你得帮点小忙。其中之一就是找个新女儿。他的一个女儿自杀了。这个可怜的贵族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悲剧……”她慢慢地讲述起来。5 Z3 u3 m% M\* B- U  
  
“变…变形魔法…禁忌的魔法……”. L\* [3 j, \- @  
  
“禁忌?亲爱的，我们的魔法让你这肮脏叛逆的人渣变得优雅又有用。我相信我们的当事人已经为他的新亲人讨论过婚姻伴侣问题了。能帮上忙你不高兴吗?”她带着可怕的微笑说道。; [: @$ Y' y1 G) a7 M% Q  
  
一个卫兵抓住她的一只胳膊，把她像一根羽毛一样从地上拔了起来。他们把大喊大叫的她拖进房间，随手关上了门。+ o. S5 h; s; F' \& H+ |  
4 E+ ]" C2 \" h7 f  
他们把她放在椅子上，强迫她躺下。艾薇妮娅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那个贵族就在她身边。他半闭着眼睛笑了。她不得不伸长脖子与那人对视。他俯视着她一动不动就像一座巨大的雕像。  
7 o1 M& y5 y0 L# \_  
“现在，我们开始吧，好吗? 坐起来。”  
  
突然，她的衣领给她的新身体带来了剧烈的震动。她拼命挣扎，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最后，她终于强迫自己坐直了身子。铃响停止了，但身体仍然有很多挥之不去的痛苦。7 ?) q6 u/ p( v1 @# a7 q0 ~7 B  
  
贵族说话了。3 m  S6 I\* l0 Q/ ]  
  
“请一定要小心，我可不想让我即将结婚的女儿不能正常生活。”  
  
艾薇妮娅点点头。7 v3 W, {( ^# x7 E! W: m  
  Q! z2 h; L7 K\* O$ d$ E( E  
“别担心，纳威大人。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只会使身体的感受变得敏锐，并产生轻微的刺痛。啊，有个问题。你们决定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赫里斯勋爵对精灵魔法的质量已经很有信心了，就像他以前看到我还活着的女儿那样。所以他和我决定在一个月后举行。也就是一周后的今天。他的儿子塞德里克非常激动。自从可怜的帕特丽夏自我结束生命后，他一直很孤独，我相信他渴望有个新伴侣。”他开心地笑了笑。$ [0 D0 F8 ^. L, t  
2 j! c4 [9 R" ~1 b7 O& F  
“嗯，是这样吗?”艾薇妮娅舔了舔嘴唇。“那我们最好加强对新娘的打扮。”  
' ?: \  n9 Y+ \0 ~# R! L  
她在空中挥了挥手，好像在转动一个旋钮。她回头看着她的囚犯。  
+ @- F" C/ m. t& S$ t2 I& {  
“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叫玛丽安。重复一遍。”  
2 {  H) u0 \_! N  W4 v. x) s& k\* W. I9 I  
一种比以前更严重的战栗传遍了她的全身。她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被闪电击中了。她想尖叫，但项圈似乎阻止了她。她不会说的。不。她是一名战士，一名自由战士。她死后会去哈夫丹家……丹. . ?什么来着?某种大厅?没有. .不是这样的。为了让疼痛停止，她慢慢地结结巴巴地说了出来。/ I0 ^' c$ V% p1 e" v\* S  
0 X. L" O  x6 I\* m' S6 z- u  
“我的名字是玛丽安。”  
  
埃尔维妮娅似乎很满意。$ P0 e, c% }, S  |  F$ ?  
& {; u. I. e( c\* h1 @  
“很好。现在再说一遍。”  
9 Y3 R' U% E( M, z" N+ [  
“我叫玛丽安。”  
0 w! O( y! J+ I+ \_9 W$ p  
“再说一次”。+ \% ]7 \_4 ~3 j9 a, C/ h8 O  
  
“我叫玛丽安。”  
) h, J+ K0 f" B! K1 G  
“你叫什么名字?”  
  
“玛丽安。”& R4 s! k\* s4 o7 {+ A+ ~9 f; p$ t+ D  
  
就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她们开始接受其他课程的训练，比如如何像淑女一样走路，如何像淑女一样说话，如何像淑女一样喝茶，如何像淑女一样吃饭，如何说结婚誓言，如何亲吻新郎，如何在卧室里取悦新郎，等等。时间变成了日常，日常又混合在一起。没有睡觉。只有课程。渐渐地，她学会了习惯这种痛苦。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最后，她得到了一件连衣裙和一双高跟鞋，她的项圈被换成了一个与她的衣服连在一起的新领子。当她无人看管的时候，就会坐在窗户后面房间的桌子旁，这是精灵非常慷慨地赠与。她的房间对面是她当初说要回来拯救的那位女士。他们的目光再次相遇。她似乎在说:“你真的回来了。”就在那时，她的以前的记忆消失了。她说她会回来的，果然回来了。她为什么要离开?) e5 J& r/ n+ t% T: y8 D3 P  
  
8 \/ ~6 p, h3 k\* j& r  @' l  
两年后, g! z" c% v0 w& l- s  
  
  
玛丽安坐在花园里的凉亭下看书。她喜欢这里新鲜的空气，这让她梦想着一个遥远的国度。有时她觉得她知道那是哪儿，但这不可能的。只有在参加聚会或舞会时，她才会离开父亲的豪宅。她丈夫根本不让她离开家。然而，每当她想到他们，她就感到悲伤，就像她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东西。; J! D: }& l' l4 P) Z+ @9 x: T: u  
" N$ U" ~2 ^6 f& G  
“下午好，玛丽安。”6 K% Z. d9 v5 }2 O# ~4 D  
  
她转过身来，看见的不是别人，正是艾薇妮娅。! |4 t( h& t) ?# k  
  
“你好，艾薇妮娅，我没想到今天会见到你。”  
  
“你丈夫和我在讨论……生意。”0 y; Z9 R3 T+ \$ [  
4 D  I& T1 O4 B3 ~1 l6 m  
“我明白了。”  
6 z. U8 L# A% t! m" F1 Z# R# g  
艾薇妮娅在桌旁坐了下来，正好面对着玛丽安。  
( \_5 |8 ?- [( {  
“你想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吗?”  
  
“作为一个女士，这种事我不过问。”  
  
“哦。我了解。”, W: a# `. J4 G! b/ W8 L7 \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0 N6 }: @; c2 p) A  
  
“玛丽安. .帝国已经镇压了叛乱。”  
  
“真的吗?”  
+ C\* I/ p! Q# |\* n2 m3 I  
“是的。”  
  
“好消息”。  
) j( \' ]& T$ J3 W3 j  
艾薇妮娅似乎有点吃惊。玛丽安开始注意到有些不对劲。  
. S  R  U# i\* y8 x, k2 a  
“你感觉好吗，艾薇妮娅?”  
  
“…在胜利仪式上，他们把许多囚犯带了出来。”\* s3 v9 G% B) z; `; i9 [  
  
“他们吗?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把他们排成一排……让我和其他一些军官……执行死刑。用火。”% c: e% u3 s1 |( S  
" i9 Y5 Q: C+ E  
“是么？我真想看看。”: `  q3 q0 N' \- Q+ t4 O  
. j( e7 ]: }; u; V  `  
艾薇妮娅愣住了。她惊恐地盯着玛丽安。0 Q% d) {3 j+ o" Q% @  
  
“有孩子。”# N  G- d4 O$ l% H' y" l  x3 R5 j4 [  
  
“当然有。大多数孩子都不打架，所以留下一些当作奴隶是有价值的。  
; b3 U6 H8 l" n& b  
艾薇妮娅突然站了起来，把座位往后推了推。她大步走向玛丽安。  
  
“什么事?”怎么了?”  
  
“是你出了问题!”他们是你的同胞!我在战争中抓了你，给你洗脑!”  
  
“艾薇妮娅，你在说什么?”那太荒唐了。”  
  
“我会证明的!”  
  
艾薇妮娅挥挥手，握紧拳头。玛丽安感到全身一阵战栗。然而，她并没有因为疼痛而抽搐，而是瘫坐在座位上，呻吟着，好像很高兴似的。艾薇妮娅想把衣领拉得更紧些，但结果玛丽安的呻吟声更大了。艾薇妮娅跪了下来。  
  
“这. .都是我的错。是我干的。”  
) A) U2 Y" u5 G1 V! y  
就在这时，塞德里克走了出来。  
9 @% h. n- ?2 l% i. f' V) V  
“玛丽安? 你为什么发出这样奇怪的声音。哦!艾薇妮娅，你什么时候到的?”他边走边说道。  
+ r6 f' d5 {4 T9 E  
艾薇妮娅挥了挥手，玛丽安的震惊停止了，但仍在喘气。艾薇妮娅朝花园出口走去。塞德里克追着她。  
3 b. W, a\* B! g/ H. n  
“等等，你要去哪儿?” 你才刚到，至少和我们一起喝杯茶吧。”- ]( l6 b) e- Q. X$ |- T9 B" K  
  
她停下来，转过身来。8 F8 D5 w9 v: g" f+ Z: I  
  
“我很抱歉，塞德里克爵士，但是……我现在的状态不很好的。等下次吧。”她不安地看了玛丽安最后一眼，便离开了花园。